

摸 索

• 土成選譯 •

在每個人面前

都開了

一條路

是許多的路

或是一條路

向上的人會攀那高的路

向下的人摸索那低的路

.....

摸 索

是高

是低

人決定了他底靈魂的脚步。

——柯金翰

(一)

「當然，在這個昌明的時代，還有誰相信創世記那些神話呢？在未問你們之先，或許我的想法太肯定了。」石智益博士向着我們這羣一年級的新同學。突然以莊肅的面孔問着：「你們有誰相信天堂地獄這類東西？有誰認為創世記是真的，請舉手。」

我勇敢地舉起手來。那是唯一的手。

帶着幾分既尷尬又同情的口吻，他說：「唔，我知道這是你父母叫你相信的。」

在長老會家庭長大的我，在未進大學之前早已受教過怎樣去辯駁新派學說的錯謬。要是他所提出的是新派學說，我可跟他來個辯駁，可是石博士並沒有要我跟他辯駁，那只是一種揶揄：「唔，你相信，只不過是父母叫你這樣做吧。」

是的，我爲甚麼要相信聖經？相信創世記是能解釋生命之來源？爲甚麼我要信有天堂與地獄的存在？

沒錯，我的信仰是在孩提懂事以來教會及父母灌輸給我的。難道我不可以用理智接受這些東西嗎？不，我同意石教授的說法，我不可將自己的人生建造在這不健全的基礎上。雖然家中有許多禱告都蒙垂聽，是否這就足以證明神的存在？在我所學的心理學科裏，我知道精神的力量往往可影響物質的。要不是我這容易受別人影響或許我也可以想出一些解釋來，我們這二十世紀只許相信能試驗與有證據的東西，在我們的研究中，我們既採取科學的態度。爲甚麼我們現在要「哽嚥」上一代所傳留下來的迷信呢？

在回家的路程上，我下了個結論——在自己未切身體驗前，無論是甚麼人所說的都不該接受。

當時，在一羣談笑風生朋友中，我仍被認作是個好女孩，甚至他們還看我是個基督徒，但在骨子裏，我知道我並不是。

我念的是文學，因此常受石教授的影響，在課外活動中，我最有興趣的是校內的戲劇社。很明顯地，我多少有點演喜劇的天才，因爲在我一年級時，他們給了我一個「榮譽會員」的名銜。要知這榮譽是很少給一年級生的。那時負責劇社是偉特教授，他也是我們文學系，但他是個信神

及相信耶穌的人。他不像石教授那類無神論者，他的關懷和鼓勵使我沒有走向極端去。我十分喜愛戲劇。另一方面，我也很喜愛跳舞。着實，在我畢業那年，大學紀念冊上曾有着這些評語：「看她在起舞時那多輕盈、多美妙的脚跟！」

在第二年，我被選為學生會的秘書。我因此認識了大學中很多風頭很健的同學。我認識了賓。他那時是校中籃球及橄欖球明星。

(11)

可拉今天跑了進來劈面就是這些不大好的話：「沙寶，我有些話一定要向妳說，雖然我知會傷妳的心。賓對妳的心已不一樣了。他跟麗來往妳知道嗎？」

我突然覺得很窘，而可拉却懷着同情的眼光安慰我：「記得那次 Frat. Dance，妳病了，不能參加那次的派對？」

「是的，賓曾問我，是否介意請麗作舞伴，我說我不會介意的。」

「事情就是這樣了，他們一直來往，而妳竟不知道，我覺得他不應該傷妳的心。」

傷我的心？哈，我的心沒有傷，只是他近來對我的冷淡，使我有點難以相信，爸曾為我們這些兒女私情向我提過：「女孩子，未結婚之前，切不可將你的心給了對方，你應該保留你的愛。」

男人很喜愛以奪得對象歡心爲榮，試想你若截獲了一輛巴士後，何必再去追逐它呢？」

我想這不全是賓的錯，是自己沒有帶眼識人罷了。自己實在還很深愛他，甚至我已決定將終身幸福寄託在他身上「或許……我還可以把它挽回來。」但賓着實是令我心碎，令我絕望了。

翌日，我在大學門前遇見了賓，我拆穿了他跟麗來往的事，賓竟譏諷我說：「沙寶，不要這麼幼稚，難道妳以爲我們結婚後，妳能不容許我跟別的女朋友出外逛逛嗎？」

「好，我們從此各走各的路」，我氣憤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
我與賓斷絕了。

母親知道這事，很爲我難過，常在我耳邊喃着：「要是妳早聽我的勸告妳就……」但我實在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勸告，也不會跟別人說什麼……。我的事已跟自己討論過很多次了……爸爸倒最關心不過，他許多時都默不作聲，但內心却疼愛着我，他甚至能預感到我那天晚上不能入寐。一天晚上，他在我床前爲我禱告，求神幫助我，但這反引起我更大的反感，我很不耐煩地對他說：「爸，謝謝您的好意，但我覺得您的好意，只能達到天花板！」

(III)

聖誕節前數日，十二月十七日，正是我廿歲的生日，但我記不清楚事情是否正發生在那天。

Main 街郵局的鐘打了二下，我的情緒甚是紛亂，輾轉不安，我深知道要是再不闔眼，明天我會病了，這時，那「試探人的」微小聲音來了。

「人的生命有什麼意義呢？賓也是普通人之一，其實世上很多男人都和他一樣，你何必斤斤計較呢？你很難找到一個真正愛你的人——你的理想太高了，你要理想的婚姻，不然你不會滿足……爲什麼你要活下去呢？人生是無目的的，只是個苦海，何不趁這時候逃脫了！洗手間不是放着一瓶洗濯用的，標上「有毒」的藥品嗎？只要一骨碌的喝個痛快，那永遠的煩惱便可盡消。」好！這個念頭不錯。我跟着從床上跳了下來，向洗手間衝去。

我的手正按在門鈕上。這時，我聽到一沉吟聲，劃破了半夜的寧靜。我認得這是父親的夢囈聲，我不是對這聲音感到害怕，只是他的影子一旦浮在我腦海中，我便感到不安，我站在那裏，手仍握着門鈕，心裏在交戰着，我想要是我自盡了，爸一定以爲我會下地獄去，當然地獄不會因爲我死了便存在，它存在與否，我並不關心，只怕爸認爲地獄存在，我若下到地獄去，該令他多痛心呢？自我呱呱墜地以來，爸對我一直是個慈祥體貼的父親，我現在怎能以一時之氣，給他這樣難堪的報答呢？我是不能這樣自私的，在極端的苦惱中，我退回了房中，坐在床緣，面臨生命中最黯淡的一刻——我不想活，却又不能死！

說來是奇巧的事，記得那天我是讀着亞爾諾一篇文章「詩的研究」其中他引了但丁的一句

話「In la sua Volontade e mostra pace。」我推敲這拉丁文的意義是「我們的平安就是在祂的旨意裏。」瞬間，這句話在黑沉沉的臥房中活劃了出來，我盤算着：「但丁倒是個信神的人，如果神確是存在話，那會怎樣呢？我一直都沒有走在祂的旨意中，這也許是我沒有平安的原因吧！心中這時靈機一動，想到一件可行的事；我知道這時除我以外，並無他人，沒有人會取笑我的，於是我坐在床緣，伸着手禱告說：「神啊！如果真是有祢的話，……若祢能證明祢是存在的；又若祢能賜我平安，我會將自己整個獻給祢，祢要我作什麼，我都去作，到什麼地方，我都會去，我什麼都會聽從於祢。」隨後，我爬回床上，蒙着被睡着了。

(四)

翌晨，十二月的陽光，給溫哥華帶來了生氣，那金黃的光芒，溜進了臥房，我懶洋洋地享受着晨光的沐浴，霎時，我彷彿整個人恢復了清醒，我感覺到我昨晚熟睡得像個嬰孩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多日以來，我久沒嚐過這樣的酣睡，這時，我記起前一晚所發生的事，我跟神「討價還價」過，我求祂給我平安——平安就這樣來了，不！理智在另一方面否認這類的事情，除了「神」外，我們大可以拿許多別的理由來解釋這現象，至目前為止。還沒有證據證明神的存在，故此我心靈上的平安可說是精神力量影響那物質的軀體吧，我既然將煩惱寄付了自己想像中那超自然

的主宰，因此我的心與身也自然地安伏下來。

(五)

人可以尋找神嗎？在舊約中瑣法曾這樣問約伯。很明顯地，瑣法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。約伯則試圖從神所創造的宇宙萬物去證明祂的存在。可惜這種方法不會適用於這廿世紀，因為人們有他們自己一套解釋宇宙成因的理論。

記得一九二一年在格城舉行的學生集會上，我曾聽過一年青人的見證，他說：「當我還是個戰俘留在德國的時候，我得到一本聖經，於是我開始去閱讀，就在祂的話語中，我尋到了神。」當時我很佩服他對自己信仰那樣熱誠，然而我是個「懷疑論」者，我也很厭煩那些無益的宗教辯論。

無論如何，我開始試圖在耶穌基督身上去尋找神，我閱讀四福音銘記並留意耶穌的一言一行。

神不是個傀儡，人不可扯着線去擺佈祂，叫祂活動。神也不是人的僕役，祂不會因那些怯懦無知的無神論者呵喝兩聲便會立刻反應，祂也不像亞拉丁神燈中那個巨人，會騰地跳個出來顯現祂自己。祂是個創造者，祂需要受到尊崇，然而祂會顯出天父般的慈愛……。

珍今天在家中舉行派對，她自從搬到城的另一角後便與我生疏了，她還不知道我與賓鬧翻的事。如常地，她邀了賓，通常她都讓賓安排接送我的，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賓今晚不會來。

當我抵達珍家的時候，賓並不在那裏，所以我預期當晚可玩個痛快，這是個小型的私人派對，參加的只是一小撮人，且大多數都是熟稔的，當晚的派對是用了客房、大廳及飯堂三個地方，我跟李斯在翩翩起舞……一會兒旋進了大廳中，這時門鈴作響。

珍開了門，不是別人，是賓，還有麗在他身旁，這時，他陪着麗進入客廳來。我的天！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……。

賓膽敢這樣漠視別人的自尊心，他這樣做無疑是在衆人面前擱我的臉，不顧我的面子，而舞會又是這樣小，彼此很容易碰在一起。我開始感到侷促不安，我的手脚也不由自主地顫動起來，不止一次，我踏到了李斯的脚，單是近來堆積如山的功課，連夜的派對及沒得安寧的睡眠，都可促成我此刻的神經崩潰。老實說，我此刻什麼面子都沒有了，李斯雖同情地看着我，我只能報之以苦笑。

「李斯，我想暫歇一會，我有點不適。」我們在廳的階梯前停了下來。立時，我飛奔到樓上

的更衣室，狼藉的，我用力踏着步，羞與恨把我籠罩了，我試圖矜持自己來鞭撻及馴馭那顫動着的軀體，但那是白費力氣了，我依然像是樹葉一樣搖晃着。

突然。我意念中想到證明神是會存在的問題，帶着半揶揄及半譏諷的口吻我淡淡地禱告說：「神啊！如祢是實在的話，請給我平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一股外來的力量，好像使我觸電似的，是從上頭來不是出於我的，霎時，我變得平靜與安詳下來，不知怎的，我伸出手來，那是平穩安靜的手。這時，還沒有時間來說句道謝，內心還帶着莫名的奇妙感覺奔下樓梯。

仍是那隻舞曲，李斯在梯側。

「沒事了李！我們繼續吧！」於是我們再起舞，這時心靈上得着飛翔像新生的感覺一直盤旋了整個晚上，賓也過來跟我跳了一會，他沒有保留對我的愛慕：

「今天晚上妳很美。」他說。我只是支吾以對，因我們的思想已不一樣了，我不能再讓自己的感情那樣輕易流露了。

這一晚，我的自尊心與虛榮得到一次的勝利……但一件很明顯的事實擺在眼前：我曾向祂苦苦哀求，在同時，我的心却懷疑祂是否存在，然而祂到底應允了我的哀求，賜給我平安。這不能說是精神左右物質的一個例證，因為精神是不會產生信心的，一件事我確知的——一種幫助是從外面而來的，我現在更知道有一位滿有智慧、愛護及全能的至高者，一直在那裏想得着我。

後記：這是已故加拿大在華傳教士 Isobel Kuhn 生平的一段見證，本文是節譯其所作“By Searching”一書片段，因意譯關係，與原文略有出入請諒。

泉源文選